

新民文艺评论

《中国医生》让张文宏挑不出刺

◆ 孙佳音

感谢你, 为我们拼过命

7月9日 全国公映



中国医生
CHINESE DOCTORS

导演: 刘伟强
主演: 张涵予 袁泉 朱亚文 李晨 易烊千玺 欧豪

如果说, 艺术需要虔诚, 那么拍好这样一部抗疫题材电影, 更需要对生活、对我们所一起经历的 2020 年本身的一份敬意。刘伟强导演在每一次路演和采访中, 都带着深深的诚恳, 他说这部电影源于真实、发自内心, 他说: “在疫情防控期间, 我们的电影业一度停滞, 正是无畏逆行的医务人员为我们负重前行, 才有了今天的复工复产和安定生活, 所以拍好这部向他们致敬的电影是我们的本分。”其实, 影片拍摄也要克服了重重困难, 拍摄时全剧组每两周做一次核酸, 每拍一天片场会消一次毒, 最终在严格的防疫措施下完成所有摄制。

张涵予说能饰演“人民英雄”张定宇, 是他的无上荣幸, 但这也是他近年来接演的最难演的角色。一方面, 大家对原型人物很熟悉, 另一方面, 大家对他以前饰演的角色也很熟悉。无论是“张定宇”还是“张涵予”, 都有可能让观众对“张竞宇”出戏。为了让自己的表演更贴近张定宇, 张涵予接下角色第一时间赶到武汉, 跟着张定宇每天开会、查房, 以一种“较真”的方式, 从原型的生活状态中去捕捉重要的细节。最终他交出了一份令自己满意, 也得到张定宇肯定的答卷, 这位“人民英雄”在观影时数次摘下眼镜擦泪。 “我经常跟张定宇通电话, 所以本来很担心影片对他的呈现, 但张涵予把他的精神都演出来了。” 张文宏这样称赞《中国医生》抓住了医务人员身上的精髓。

在几乎所有采访中, 你能感受到近乎虔诚的致敬。主创或动情, 或哽咽, 甚至流泪。为了拍摄一场重头戏, 袁泉曾经连续穿了八个小时的防护服, 但她事后表示自己其实没有特别计算过时间, 当时只是想尽全力向真实靠近。 “在片场一穿上防护服, 就有一种身着盔甲的感觉, 深刻体会到这一职业身上的责任与光辉。” 袁泉说,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除了要不断练习穿防护服等技术操作、学习医学知识, 还要经常向亲历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请教心理体验, “比学习技术操作更重要的, 是找到角色的心理支撑。” 最终, 口罩的勒痕与汗水交织在袁泉的脸上, 疲惫不堪, 却用一个坚毅的眼神就能让人泪目。跟她一起在重症病房坚守的演员朱亚文说: “她坚定的眼神是我的表演支撑, 里面充满了丰富的情感, 很有力量。” 朱亚文还自豪地说, 这是一部诚意满满、细节清晰的电影, “它致敬全国每个在疫情中投入和奉献的同胞, 希望能被更多人看到。” 作为一部全景式记录 2020 年全民战“疫”的电影, 《中国医生》或许不是完美的, 但它是真实的、真诚的、真挚的, 是足够打动人心的。

感谢那些为我们拼过命的医生, 也感谢电影《中国医生》, 用光影为我们铭记这个时代, 记录难忘的庚子年。

另一方面, 是虔诚的创作态度。

《辅德里》一堂好听好看好懂的党课

◆ 简 平

1993 年, 上海开始建设城市快速高架道路, 在“世纪大动迁”中, 老成都路一带的老巷旧里随之拆除, 但却保留了两排建筑, 其中有辅德里 625 号, 因为这是一处纪念地——1922 年 7 月,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召开。建筑犹如一部庞大的交响乐, 每个乐章的组合、贯连才构建起整部作品, 如果周围空空如也, 那是很难感知其在滚滚烟尘中所创造的历史的。好在《辅德里》于舞台上为我们还原了当年这里的车水马龙、市井声声。

建于 1905 年的辅德里, 原是一片石库门住宅。当舞台的大背景上用早前拍摄的影像展示辅德里的原貌时, 我们得以迅速地穿越时空, 在一个多维建模里不断地回溯流逝的岁月。辅德里 625 号现在清晰得可以伸手触摸——推开窗子, 只见每户人家前门和后门相通。这张纵横经纬钩织的地图使我们明白了为什么中共二大会在此选址, 盖因疏散方便, 又因石库门房子面目相似, 一下子还难以分辨, 具有隐蔽性。

《辅德里》是文艺作品, 本可让想象力如天马行空, 但却给自身设了“非虚构戏剧”之限, 一切忠实于史实。历史最好的讲述者莫过于亲历者, 于是, 《辅德里》让一位女性站到舞台中央, 站到我们面前。这位女性便是王会悟。王会悟有充分的理由成为戏剧的“女主”——第一, 辅德里 625 号是她和丈夫、中共创始人之一李达的寓所; 第二, 中共一大从上海转至嘉兴南湖是她的建议, 那里是她的老家; 第三, 中共二大在她家举行期间, 她担任保卫工作, 整天抱着才出生三个月的女儿在弄堂里“散步”, 负责警戒。

舞台上的王会悟已经 95 岁, 她回首往事, 又将思绪拉回到辅德里。她和李达因共同的理想和信仰走到了一起, 1921 年 4 月, 婚后的他们租住在辅德里 625 号。二大在他们家召开, 会议发表宣言、提出纲领、制定党章, 从而与一大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会后, 他们家又成了人民出版社所在地、中央文件档案保存处。戏剧的奇妙在于亦真亦幻, 随着舞台上王会悟的讲述, 她的那些年轻时的朋友一个个登场亮相, 他们中有毛泽东和杨开慧, 有蔡和森和向警予, 有张人亚和他的父亲, 他们一律白色造型, 这也就是他们当年的内质, 初心无染。他们纯粹地追求美好的理想, 追求社会的进步, 追求浪漫的爱情。作为戏剧的《辅德里》, 恣意驰骋地艺术化地呈现了这一切。

透过茫茫白色, 透过歌队的歌唱、舞蹈、器乐演奏和肢体表演, 倾听他们发自内心的深情讲述, 尤其是革命过程中的生离死别, 让我们与之共情共鸣, 当灯光转暗的时候, 仿佛自己也站上了舞台, 回到青春年华。

《辅德里》是一台“好好看看好懂的文艺党课”, 聚光灯打向王会悟时, 其实聚焦的不仅是中国革命史中的一个核心现场, 也聚焦中国的命运和前途。 “你会不会想她, 辅德里的灯塔, 她依然在守望, 她守护着希望, 鲜红开满了山崖, 野火烧尽了凄凉, 少年奔向了远方……” 《辅德里》主题曲优美动听, 悠远深邃, 舞台上的王会悟和所有的人随着旋律成了一尊洁白的大理石雕塑, 将信仰、信念、信心凝固在我们心中, 并且召唤我们趁着点点星光继续奔向远方。

《觉醒年代》里的雨水、泥水与泪水

◆ 翁敏华

一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觉醒年代》, 博得了各年龄阶层的欢迎, 获取了质量与口碑的双重好评。作为共和国同龄人, 我被剧情深深感动, 特别是几场不同凡响的雨水、泥水与泪水, 令人透过历史的风尘雨帘, 看到了百年前仁人志士的意志、精神与风采。

陈独秀坐船从日本回上海时, 天正下着倾盆大雨, 他却不惧被雨浇湿, 站在自家石库门房子的天井里, 仰望雨空。这寓意着作为新文化运动领头人的思想准备: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革命者是不怕风吹雨打的。毛泽东初出场的雨景, 愈加显得意味深长。镜头由下往上推转: 在纷乱的雨脚丛中, 一双窄口布鞋, 飞奔踉跄而来, 水花四溅。青年毛泽东身着长衫, 一手提在长衫开胯处, 一手捏着一叠《新青年》顶在头上, 从一派吆喝声、哭喊声、乞讨声的乱世中逆向奔跑。他微蹙着眉, 四顾不暇, 急急地要与同志者去阅读《新青年》, 从中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匆匆来到蔡和森家, 顾不上品尝美味佳肴, 迫不及待向同志们介绍刊物内容, 议论家国大事, 甚至放下碗筷, 又一次站到纷纷扬扬的雨中, 让急雨冲刷洗涤自己, 主动迎接疾风骤雨的锻炼考验。

记得小时候读过一本写“毛主席的青少年时代”的书, 说毛泽东年少时常常冒雨行路, 还每每光着脚丫, 把布鞋脱了夹在腋下, 很珍惜母亲的这一劳动果实。故若本剧毛泽东是光着脚丫初亮相, 一定会带来更大的震动。我读了那本书模仿过一段时间, 冒雨、光脚, 宣称脚上是“越穿越结实的皮鞋”。毛泽东早年还经常带书到码头上去读, 锻炼自己的抗干扰能力。这一点我也学过, 仅一次就打了退堂鼓。书上还说毛主席好吃炒蚕豆干, 锻炼自己的牙口和肠胃。本剧塑造的几位百年前的伟人, 都有很真性情的细节, 如《新青年》编委会一边吃花生一边讨论, 蔡元培也爱吃, 一边吃饭一边抓吃, 就想: 也可以表现毛泽东吃蚕豆的啊!

雨帘表现的正是“风雨如磐暗故园”的意境。北京的戏, 较少正面下雨, 却几番出现胡同小路上的泥水。陈独秀迁居北京箭杆胡同 9 号, 也是《新青年》杂志社所在地。陈独秀、钱玄同腾挪跨越地走在泥泞里, 一边讨论着《新青年》用不用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 陈独秀与蔡元培、胡适商量着开新文化系列讲座, 一边取来路沿的砖块, 垫到泥潭里, 积水竟溅起丈余水花。这路, 再不好走也得走, 想方设法, 铺路前行!

李大钊送陈独秀出京, 在海河岸, 看到个灾民集聚区, 哀鸿遍野, 惨不忍睹。听了一位老人家痛说原委后, 陈独秀疾步离去, 李大钊不明就里跟着。镜头拉回正面的陈独秀, 原来他已泪如雨下。他先无声抹泪, 继而放声大哭, 人都站不住了, 几乎委地, 勉力站起, 声泪俱下、字字哽咽地对李说一定要建党: “为了他们, 为了他们, 为了他们!” 为了他们不再流离失所, 为了他们像人一样地活, 南陈北李对着同胞庄严宣誓, 噙着热泪。

我们的党是在雨水、泥水与泪水中决定成立的。这里面, 有着十分厚重的“人民至上”初衷。

扫一扫请关注
“新民艺评”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